

故乡风物

采菊太榆渠畔

刘文洪



加了一个家乡的微信群,偶然看到一则招聘菊花采摘工的启事,配两张蓝天白云、黛山花海图片,脑海里马上蹦出一首首咏菊名诗。赶紧联系发帖人:“咱村里在哪儿采菊花了?”那头回音:“就在村东,堡子道上,太榆退水渠附近,到了跟前就看到了”。廖廖数语,满口乡音,只有同村人才能听明白。骑车从村北进村,再向南行一程,向东拐弯不远,就来到一座桥上。

桥就处于太榆渠与堡子道相交出的平面坐标系的原点位置。太榆渠是一条开挖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退水渠,东北起于榆次市界,沿途穿过潇河,从我村村东斜着划过,在村西南注入汾河,由此我村被汾河、潇河、太榆渠围成一座岛。渠水原本清澈,后来成了排污渠,不断淤积,既浅又脏,观感差了许多。欣慰的是这几年清淤后,水质清澈了,但要重现昔日风采,尚需时日。堡子道是到邻村王吴村的必经之路,因王吴村亦称堡子里,故有此名。

站在坐标原点四处望,除第一象限外,二、三、四象限都种着菊花,几十名采花女散在花海中。我进地里,一丛一丛菊花矮矮的,有小腿高,齐齐地排列在南北向的垅上,垅与垅之间留出小沟,正好供人行走。

花丛枝头结满花朵、花苞。花开有小孩的拳头一般大小,黄色花蕊居中,白色雀舌状的花片有序地围着花蕊排成一圈,接着再大一号的花片再排成一圈……几圈下来,围成花球,如炸开一般。有的花片被阳光晒蔫,外圈的花片耷拉下来,就有一点憔悴。花苞还处于花骨朵阶段,紧致地缩成拇指般大小的花球,金黄色的,中间有洞,正在努力撑开,含苞待放的样子。

采花女眼到、脚到、手到,采下的花装进袋子,满了便起身挥手,站在远处堡子道上的后生接到信号,跑过来,将袋子背到路边,过秤并记录。采菊女边说边示范,只能摘炸开的头轮花,摘一斤7角钱。我问菊花能泡茶喝吗,她赶紧提醒,花的虫儿多,经常打药,不能直接泡水喝的,采回去还要加工脱毒才能泡茶。

虽已立秋,却是秋老虎发威的时候,骄阳似火。起身擦汗,展展腰歇息。只见东西两侧地里,尽是一人多高的玉米秆,叶子枯黄,与生机勃勃的菊花形成鲜明对比,似扎出两道篱笆;南北两侧直抵田地中间的浇地渠边,渠上几行杨柳依依。四面围出几十亩地盘,为菊花独占。站在太榆渠畔远眺小岛,视线越过玉米秆梢、树梢、岛上屋顶,就见西山如屏,挡在天边。

记得初学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时,年少的我,觉得诗中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等句子颇与我村地貌吻合,一度固执地认为诗人是当年来我村时写的,奈何村里没有种过菊花,在辩论中佐证不足。今天家乡补上菊花,完整地勾勒出该诗的风景。

俗话说:“五台山上拜佛,大同城里买铜。”铜,曾是大同这座千年古城重要的城市元素。据史料记载,大同铜器始于春秋时期,从用于战争的铜剑、铜戈到烹饪肉食的铜鼎和修饰妆容的铜镜,大同铜匠在两千多年前就拥有精湛的手艺。大同的铜器店也称铜匠店,销售日常生活中的铜制品。旧时在鼓楼西的院巷为铜匠店一条街,这里品种繁多,铜火锅、铜勺、铜瓢、铜漏勺、铜锅铲,大柜上的铜饰件,家具上的铜铰链、锁扣、锁具等应有尽有。其中就有“刮浆刀”和“令箭刀子”。

大同铜器都是用铜材浇铸,手工加工制作。过去天宜昌铜器店是大同声名最响的店铺之一。除制作、出售传统的铜制品外,还销售一种特色产品——“刮浆刀”。

“刮浆刀”不是刀具,没有切

老物件

“刮浆刀”和“令箭刀子”

刘印军

割功能,它是裁缝的必备工具之一。蚕丝绢缎料子易变形、起皱,缝制成衣过程中,为了使其平、挺,必须刮上一层薄薄的浆糊。“刮浆刀”韧性好,轻巧,不会生锈,是得心应手的刮浆工具。

制作“刮浆刀”的原料是“响铜”,它也是制造铜锣的最佳选料。制作时先浇铸成约一厘米粗的铜条,剪成相同长度,然后反复锻打,一头捶打扁平为刀头,一头拉细作柄把。刮浆刀全长约15厘米,柄把约7厘米,把柄把先锻打成正方柱状,然后把

其中一小节扭转成油条状,便于握把。“刮浆刀”制作精美,纯手工打造的“刮浆刀”,不用模具,不用量具,生产一批不论30把或50把,形体、大小、长度、重量,几乎一模一样,可见铜匠艺人的精湛技艺。当然,“刮浆刀”间或也有其他款式,多为小动物图形。

大同还有一种称为“令箭刀子”的铜器,过去几乎家家必备。“令箭刀子”的主要用途是刮婴儿尿布上的便便。“令箭刀子”的大体形状与“刮浆刀”酷似,只是形体更加圆润。

印记山西戏曲



晋剧

晋剧 晋剧,亦称中路梆子,是山西主要剧种之一。它与蒲剧、北路梆子虽属一个派系,但各有不同。晋剧形成于晋中一带,主要流行于晋中盆地,晋剧在吸收了晋中祁太秧歌和蒲剧梆子腔艺术营养的基础上,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晋剧的足迹远涉内蒙古、陕西、甘肃等地区。在河北张家口地区及冀西井陉一带,已成为主要剧种。

晋剧的唱腔一般分为“平板”“夹板”“二性”“流水”“介板”“导板”“滚白”七种板式。每种板式又有许多变化,唯美的唱腔,极具强大的感染力,独特的风格,赢得观众厚爱。代表剧目有《打金枝》《明公断》等。

文/篆刻 李泽峰

民间绝艺

“手帕鼠”

郝妙海

上世纪50年代的孩子们,上衣兜里,都装着一块小手绢。这些小手绢,有的是买来的,有的则是一块裁成方形的花布。每天进教室前,值日生还会检查,看你的手绢带了没有。那时的手绢,是一件讲不讲卫生的标志物。同时,这块人手一块的手绢,也是孩子们的一件玩具。玩“丢手绢”,自然离不了。如将其四个角各拴一根细绳,然后将绳头系在一起,吊个小石块,就是一个“降落伞”。课间,到操场上,将其使劲扔到空中,看着它晃悠悠落下,十分有趣。若用它叠一只小老鼠(我们叫老鼠为“猫姑儿”,“手帕鼠”这个名字,是我写此文时临时起的)来玩,同样也很有趣。

首先,将一块手绢铺开并抚平,将两角对折,成一个等腰三角形;再将底边的两角向中折回;然后将底边向上滚卷,滚卷到一多半时,将手绢翻个身,二次将底边的两端向中折回,这样,在底部就会形成一条缝。此时,将顶端那个角反卷回来塞入这条缝中,再将另一边的一条缝向外翻,直到一开始折回去的两个角全部露出来。最后,将两角款款拉出,一个角挽个小疙瘩作鼠头,另一个角作鼠尾,中间圆滚滚的部分作鼠身,一只活灵活现的“手帕鼠”便完成了。

将这个“手帕鼠”置于左手掌心,头朝掌根即手腕,用中指拨拉鼠尾,就好像老鼠要动了。用右手摩挲老鼠,并轻呼“猫姑儿猫姑儿钻洞来!”这时,左手四指猛地一勾,“手帕鼠”便会向前窜出,若能正好钻入袖筒内(那时孩子们袖口都较宽),游戏便圆满结束。无论玩的还是看的孩子们,都很高兴。

传记

小才难大用,典校在秘书。

茅屋四五间,一马二仆夫。

俸钱万六千,月给亦有余。

既无衣食牵,亦少人事拘。

……

窗前有竹玩,门外有酒沽。

何以待君子,数椀对一壶。

请看,有俸禄,有竹园,有诗酒为伴,科考前经常“借驴”用,现在有马可骑,还有两个仆人打理内外杂事。“俸钱万六千”,应指一万六千文铜钱,依照唐时一文铜钱折合人民币三毛钱计算,九品校书郎的月俸约合四千八百元人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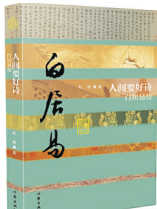
币,生活条件大为改善。当然,如此换算方法不一定得当。

白居易善于将日常生活诸事用诗文形式详加记录,世人说他“诗魔、诗癖”,“喜文嗜诗,自幼及老”,他在《山中独吟》中表白:“人各有一癖,我癖在章句。”又在《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》中评论自编文集:“凡平生所慕,所感,所得,所丧,所经,所逼,所通,一事一物已上,布在文集中,开卷而尽可知也。”于是,白居易的人生便一字一句定格在诗文笔端,直到七十五岁去世那年,还在“走笔还诗债”。他这种不到闭目咽气决不停歇的吟歌状态,为后世留下诗作三千余首,在唐代诗人中雄冠第一。白诗涵盖意义最为广阔,陶渊

作家出版社

33

赵瑜著

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明的“为人”,谢灵运的“心素”,李白的“浮世谪仙悲”,杜甫的“暮年通客恨”,良臣国栋的正义疾呼,文人雅士的凄婉趣味,宗教信仰、时代风云、市俗庸习,还有传统文人心底深处复杂微妙的惆怅、虚荣、徘徊、逃避,在白居易厚重的遗存之中,都可以得到领略和感知。

连载

希望出版社

33

曾有情著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穿一双里面带羊毛的大头鞋,十分笨重;戴一顶军用棉帽,护耳可以放下或收起。棉帽也就是老照片上雷锋戴的那种,因此,地方人员俗称它为“雷锋帽”。

穿上军装,小扎西那一头乱糟糟的长发与军装极不和谐。赵照找来哨所的理发员,给小扎西理了一个小平头,看上去

既清爽又精神。

自打小扎西能够下地之后,便拄着那根铁锹把儿拐棍,一瘸一拐地挪出宿舍,站在操场边上,看林海平带着兵们出操、训练、唱歌、整队去饭堂吃饭。他们立正、稍息、敬礼、向左转、向右转、向后转、齐步走、正步走、跑步走,小扎西看得津津有味,看得热血沸腾,看得怦然心动。

赵照说,小扎西那副模样,拄着拐棍像一个伤兵,一副孩子气的娃娃脸又像一个小兵,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还像一个老兵。

像伤兵,像小兵,像老兵,一个“像”字已经确认小扎西终归不是兵,可他又身处一个小小的边防哨所,感受着火热的军旅生活,让他不得不重新

审视和思考自己的成长和归属。以前从来不去考虑的问题,陡地变得现实、紧迫和严峻。他在怀念阿爸阿妈的同时,这个问题就一直缠绕着他:我该去哪儿?没有羊群,我还回得去牧场吗?没有阿爸阿妈的我,以后的路该怎么走?

小扎西庆幸自己被金珠玛米所救,从此走进了这个边防哨所。他以前也偶尔见过金珠玛米,听过不少藏族同胞说金珠玛米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他打小就喜欢唱经典歌曲《金珠玛米亚古都》(解放军好),如今金珠玛米成了他的救命恩人,他亲身感受到了金珠玛米真的“亚古都”,确实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他感恩这群特殊的人。

小说